



江戸繁昌記

篇

江戸  
繁昌  
記

76

3163

1



靜軒居士著

# 江戸繫昌日記

克己塾藏板

門ル 4  
號 3292  
卷 1

門ヲ 6  
號 3163  
卷 1

天保三年三月新鐫

江戸繫昌記

靜軒居士著

天保二年五月予偶嬰微恙不能危坐執聖經稍繙  
 雜書於閑卧無聊中以遣悶焉如此旬餘一日者慨  
 然抱卷而嘆曰近歲年少不豐百文錢纔買穀合米  
 然窮巷擁疴浪人猶獲不餓而卧遊乎圖書叢內顧  
 得非太平世浴如天德澤之所致也哉因思都下  
 繁昌光景鎖暈憶之幼時所觀今日所聞百現萃于  
 病牀上隨書隨思更鈔枕邊所有雜書中堪記之事  
 又以遣悶漸集為卷乃題曰江戸繫昌記然予原不  
 屬意於彫奕且病中一時作意所筆安能足細寫其

江戸繫昌記  
 天保三年  
 三月

昭和十一年  
 一月二十三日  
 購求

光景以鳴。國家之盛，但雖文拙，雖事鄙，偶存好事家之手，得證江都三百年于今之繁華之一二，乎于百年後，則足矣。若夫所取諸今日，或使讀者亦笑以遣其悶於無聊中也。耳嗟斯無用之人，而錄斯無用之事，豈不亦太平世繁昌中之民耶。

江都繁華中鳴，太平之具無過二時，相撲三場，演劇五街，妓樓相撲，則雖屬於戲，蓋古人尚武之所由起，其來舊矣。乃今士人喜之，亦仍彎弧躍馬，嗜武餘意，所在則其實非彼此同日之論也。然其摸忠孝之情，捨禮義之狀，使觀者感激奮而泣者，是演戲本色予。

掌謂不泣乎忠臣庫茅四回，鹽治氏諸士別城之條者，亦非忠臣也。如妓樓者，陷奸盜，大牢獄，洗憂悶，一樂海所關亦大。則外武而喜為淫，而感為樂，而溺為其咎何在，非彼之罪也。

相撲

檣鼓寅時揚，槍連擊連辰，觀者奪食而往，為力士取對上場，東西各自其方，皆長身大腹，筋骨如鐵，真是二王屹立，怒目張臂，中分土豚，各占一半，蹲焉蓄氣久之，精已定矣。一喝起身，鐵臂石拳，手相搏，破雲電掣，碎風花飄，賣虛奪氣，捨隙取勝，鍊槓捉鬼之怒。

清正搏虎之勢，猊咆哮，鷹隼攫鷲，二虎爭肉，雙龍  
弄玉，四臂扭結奮為一塊，投繫捻泥，不童鬪力，鬪知  
鬪術，四十之手，八十之伎，莫不窮極，為行司人，兼  
扇，左周右旋，判贏輸，而觀者之情悅，西愛東勝，敗亦  
分之間，鬪員為憤，徒張虛勢，髮衝頭上，手中手捏，西  
把，熱汗，扼腕，切齒，狂顛，不自覺，為扇揚矣，一齊喝，示  
之聲，江海翻覆，各拋物，為纏頭，自家衣著淨，投盡  
甚矣，或至於流，傍人短掛。

雷方二神，角力于上世云者，邈矣，其實不可替焉。  
垂仁帝七年，野見宿禰堂麻，蹴速蒙，詔試力，益以

此為之祖，而一聖武帝遣部領使廣徵天下力士，  
且如，文德帝鬪名虎善雄之力，以定儲嗣於贏  
輸中，其伎之盛可從知矣。爾來士人名此伎者，世不  
絕焉。然國家騷亂，何暇及之。蓋亦平世餘事爾。河津  
祐泰、侯野景久、畠山重忠和田義秀等較力，並在於  
賴朝公治世之日。織田豐臣二公設此觀之，亦見  
於無事之時。今世所謂勸進相撲者，起於後光  
明帝正保二年，山州光福寺僧錄，宮殿再建設，此伎  
場，江戶則先是明石志賀之助者乞命始行之。于  
四谷鹽街實寬永元年也。後寬文元年，創建勸進相

撲歲時相續繁昌臻于今云

明和間婦人相撲大行與趙宋之世上元或設此戲  
同一奇而閔近日兩國觀物場替者與婦人角力可  
謂更奇去年予於某家見擬相撲者流先儒姓名編  
号登時言之為奇而頃者又見擬之今儒名字嗟夫  
愈出愈奇然未聞今儒中一人有金剛力者但至其  
賣名射利之手不止四十八十假虎威張空力舞狸  
術收虛名鷹隼攫物狡獠嗜世唯出死力以求世間  
喝采之声周旋米之纏頭紛々於是乎拖焉至其下  
者別出書畫會之手段奔走使脚左搏右捨屈腰握

沙叩頭流血依四方君子之多力纒救土豚緣之窘  
是謂之荷禪儒云乎嗚呼誰能卓然秀出有古豪傑  
風而外不挫於物內不愧乎天出維持世教金剛力  
者蓋有之矣我未之見也

青原

慶長之初年娼家僅三所一在麴街自京師六一在鎌倉  
岸一在大橋今常盤橋是也自戰其他自伏見夷街奈良木辻  
坊後來者各所散居十七年庄司甚右衛門者上書  
請合散為一以開一大花街元和三年官始准其  
乞賜一地方于今葺屋坊旁開闢功成以其鞭蘆葦

簣之故，名曰芦原。後改吉原而自大橋移住者，取係江都繁華之意，改曰江戶坊。初名柳坊自鎌倉守來者住其弟二坊，自麴街者緣初從京師至，曰京坊。其後來者在其弟二坊，或謂之新坊。後明曆三年八月，因命徙于今地。角坊者，京橋外角坊之舊名，而塚伏見二坊者，由自其地方來者多之，名云。

五街樓館互競，佳麗三千，娼妓各鬪，蟬姁一廓，繁華日月盛昌。三月栽花，七月放燈，八月陳舞，是為三大盛事。友人學半詠花一聯云：梁閣筵酣，密雪下巫山；夢暖濃雲凝，予賦燈云：青烟却逐蘭盆，紅燭寫成。

元夕春其他五度，佳節不直為觀之美例，有格式云：若夫暮靄抹柳，黃昏燈上火，各樓銀燭如星，絃聲鼓久四角，雞卵世未之見。此境晦夜亦開，圓月天娼妓陳列就位，大妓正面，小妓分坐于壁，于籬闌遊人魚貫漸蟻附，格子外意指目擊品，鸞評鳳有憚而遠望者，有押而近窺者，穿疏交臂，喃喃密語者，情即談情也。授管吹烟，吹之艷話者，痴妹弄痴也。醉步浪子，鬚擁前，幫開押後，課而過者，大客上樓也。浴神出水，天女墜空，姿儀整齊，嚴不可褻。近徐蓮步來者，名妓迎客，也有放歌而去者，歌曰：思兮，我不思兮，子欲。

使思我兮無理有交頭立談者一人曰我懷二銖銀  
兄向言有三銖合弟一銖通計統一方半金金少人  
多顧安急辦不姓明曉吾宜遺遊矣衆議一決相携  
而太八九遊于茲境者有愚而溺色有達而喜情使  
成取媚買興愛茲或黥而挾數賺他掠物以此自好  
者此為賊車載萬金取興干人意表不使氣一黥控  
平脂粉者如此即豪豪乎賊乎達也興也雖不道學  
之極亦吾落魄生輩非所得而知也凡事自非履其  
境情不至矣如何善畫其光景此是釋史本翻譯  
有人按曲聞其聲不見其面詞云雪滿樓台夜月中

衾如冰兮寒威雄夢裏不覺相抱着如膠如漆交二  
弓金屏障盡護寒密猶是生憎戶隙風水調雅淡真  
使人肉飛蘭房香氣芬馥燈影暗黯六曲秋江圖屏  
裏鴛鴦一雙相依在三蒲團上妓從容謂曰君宜少  
說話即曰小子不解談話妓曰亦欺人耳君多有手  
段而笑曰加脚纜四本妓星眼流波曰可憎矣纖手  
一捻他去時有儕娼過戶外曰今夕何夕取此乘事  
妓微笑應之曰何等言語不曾入耳旋接筒吹烟火  
光發起偷眼熟視郎面目於火光中自家先餐了  
番遂教他餐一口曰請且一睡自起褪即上袍把衾

披之玉臂早已在郎角枕下曰想君家必當有佳偶  
在曰良緣未遇曰然則不知何機有睡人約親曰家  
君嚴矣不得縱遊如何有此事不如姑舍之談子情  
即様子令予聽之曰三千世界有誰一人悅妾且悅  
人者妾亦不敢然恃有一人曰可羨哉願聽其名字  
妓西不答即復曰云々言之何妨妓有項曰不是別  
人即君也爾即胸悸故笑曰妙騙人曰決無偽矣然  
如妾者君豈顧耶曰休謙如君當世能人曰唯乞  
分調弄曰否落花如有情流水奈何無心曰誠然乎  
曰請誓言曰雖假猶可喜曰其言即假曰真矣曰試

爲早引脚掃入他雙藕股間妓曰冷脚可惡  
打三更闌樓就眠只聞打棒戒火聲有客輾轉不  
睡長等短等歎吁欠伸以百算之炉火已灰就燈食  
烟纔遣無聊幾拈這魂草未招得其人於彷彿中乍  
聞長廊上履聲遠々窅然漸近意敵娼來到急蒙衾  
粧睡何意足音失之隣房雨後氣愈清眼愈明起如  
廁者兩回已數盡漏聲又算當直之日數想彼憶此  
耳邊復上窅然之響思此窅是也依前假睡而聞  
入者樓下來加注燈膏也奇貨再贖難耐怒氣湧上  
突起披衣而出始知小妓熟睡于屏風外徑將烟管



微捨其旅妓猶在夢中口內含糊曰誰耶可可喜助  
大勿為容喝醒妓摩掌拭目視此模樣錯愕言曰若  
將何之曰且歸曰君歸然不報我罰不輕請且任將  
走報之間恰好大唱來到衡氣不少動曰呵呀至何  
為容氣急矣曰吾歸吾歸若廢娼我後何言我用吾  
脚歸誰敢道不字娼扯住不肯放曰諾至欲歸且歸  
但少留我將奉一言容聽得怒氣稍殺不覺被揀還  
坐娼不忙不慌徐徐說出曰過日約今而後待主不  
復以容言猶在耳曷忘之之速遂探其懷奪交袋烟  
具曰今夜豫期遣他人後緩々與君同夢且有所要

說話然君短見不察箇長策却翻風波吁為男子者  
強氣胡為若此已解其帶又褫其上衣容於是乎  
軟如綿然口猶刺々道歸娼頰痛曰噫挑人耳一力  
樓取咬他肩頭容叱曰勿戲矣若住則曷為娼低聲  
曰如是爾遂率相抱為一塊時報寅柳子盧盧  
或云近世繁華漸涸不復昔日也予甚感焉蓋此境  
盛衰可以候江都盛衰所係亦大彼則由此流焉其  
源益盛而其委漸衰者必無之理抑淤流外溢有所  
涸而然耶物情古今一轍舍此樂國而何適嗚呼人  
豈厭生于天上而願陷于地獄也蓋習繁華之言耳

戲場

演戲國語謂之曰芝居曰歌舞妓蓋門在昔

平城帝大同中南都掖澤池側土階吹烟觸者即病

因大燒薪以壓其氣且舞三番叟舞于真福寺門前

生芝之地本邦古誤書繪而禳其禳毒為是此名所以緣起

也風俗歌舞俗妓等名目既見于續日本記而

鳥羽帝世儀禪司者善舞或曰男舞或曰白拍子又

曰歌舞妓此是也四海為家後寬永初年掖若葛五

郎賜命創開戲場于中橋街至九年移于人形街

次都市村三氏之場亦皆成焉慶安四年又徙于今

地而山村氏起場于水挽街者在正保元年

始於卯終於酉此是演戲常式題在看棚頭東方將

白鼓聲始震例為三番叟舞次演家藝俗謂之服狂

言中村氏演酒吞童子事市村氏七福神舞赤田氏

棍々舞既而旭日始映招牌爛燦喧塵漸揚田舍人

早炊已往女兒夜粧急走カキ一未乘至陸續聚自四

方入山人海鼠戶閉不暇閉棚欄撓將傾折東西看

棚紅毬連接真不霧之虹臺面前棚人頭鱗次真未

雲之龍本舞臺三間內正而有亭左樓右門樓下掛

一箇吊燈夜色靜寂由良助方乘無人之時手カキ至夫

人所送書簡，情立照，吊燈展讀，過孰意。阿佳兒倚定樓欄，把鏡照之。九大夫自階下延頸，捉其紙端，斜引月光，一紙長箋，三人讀得，正熟時，佳兒頭上金釵溜落，撲地有響。由良助吃驚，急掩紙於背後，仰面始知樓上有人階下，人亦錯愕，潛身。三人有三樣趣觀者：喝采齊呼，山崩海翻，自見旋正，驚襟粧嬌，含笑呼由良助。由良助曰：汝在樓上，何為佳兒曰：妾被君勸醉，不堪困苦，倚風吹醒。由良助曰：如然甚善，但我欲有與汝言，奈何？双星相見，徒守銀河之阻，請下樓來。佳兒曰：曉得矣，將起身。由良助急呼止之，曰：如自下階。

恐幫間強住，更困勸，亟為之。奈如適見牆外有一梯子，乃大喜，下庭，自將梯子倚住樓欄，曰：幸矣，此九級梯子，徑躡此降之。佳兒曰：此非平生所踴之物，無乃危險乎？由良助曰：言之，汝妙年身上事，目今一舉，趾騰三步間，過不復及膏藥醫破裂。佳兒曰：莫費口語，動搖如此，恰似乘船。由良助曰：宜哉，出現天，后聖母，未時看棚中，忽起爭鬪，喧嘩沸騰，兒女踏踐，叫苦並望。本舞臺走上，由良助阿佳兒等皆錯愕，乃向假驚却作令，真驚九大夫亦狼狽潛居，不得自階下出身，頓位三階上，不多時，天成地平，後續前伎，嗚呼若此。

爭鬪乍疾，若此沸騰，乍歇。箇這江戶人氣質，但此都  
不繁昌，何如起此爭鬪，何如疾此沸騰，然則以此爭  
鬪，以此沸騰，言粧此繁華，猶信矣。

千人會

扎猪二牌，扎為原牌，猪為影牌，其數一千一猪值若  
于錢，預尅日月，四散鬪之，釀若干金，至期盛原牌于  
匣中，匣上有孔，錐刺出之，百番為額，以原照數，以  
大釀付之，於弟一番者，餘釀分賦，九十九番，各有差  
國語名之曰富，諺云乞食人家，富落未嗟，夫天道爭  
竟，以有餘補不足，貪人得之暴富，蓋此其所以名于

淺學未識，漢土亦有此事，而何如名之，且名曰千人  
會，然聞近來札數倍徙，屢置比前，細密殊極，自非買  
習者，固不易辨識，則畢竟此名不當此名。

谷中感應寺，目黑泰歡山湯，管公廟，謂之都下三  
富，本日殿上先安一匣，下而楹間階下施閑，不計閑  
入人羣漸湧，喧嘩洶々，檢點使至，警衛備矣，既而軒  
人並起，倒匣鼓底，點牌以納，為播鼓報警，僧讀誦般  
若經，蓋被之也，乃一人出執錐，剔匣未舉，喧嘩寂矣，  
大風暴止，觀者眼張，胸時而弟一牌早，在吏人之手，  
賜言其目刺至三牌，風復漸起，濤還猶湧，且刺且呼。

百番而止，誰知兒郎贖女身之約，所恃在懷中一牌，萬人冰裏之筭，湊墮於一人之手。南阮暴富，北阮益賤，十年傭作之眠，一旦享錦歸之榮。昨日典鏡之婦，今日戴瑁璫之飾，錢如泉，金如塊，既庶矣富之哉。三富之外，今乃倍至數十所云。

嗚呼！怪事近年有，追昏狂奔叫過者，如呼如叱，予初不解其為何物，既而聞之，是報場中今日所刺第一得之目也。一字四錢幣之為生，其狂奔者以連報爭先，手晚間一走百錢之贏，足以買一外米，嗚呼一日活計取之，一刻中豈得不叫而奔也哉。予近日屏空

豪氣稍摧，乃意吾亦揜書狂奔于世者，然一日之走計不足除外米，而終年衣食于浮屠間，則佛緣之不薄，且難染迹。佛袖募緣薄，就年來所識乞南錄一片之憐，以少息狂奔之勞，且以脩後生冥福也。又思不如儉書畫會，以且救一時，緩急左思右想，躊躇間者久矣，忽恍然奮曰：野語有之，砍取劫盜武士之習，况其食力難染，未晚脩會鄙事，爾與其折腰帖足曝面於千百人，寧為偷昏裏面，不令人知為誰而叱之需之之事，簡氣傲也。何是此狂奔，非彼狂奔，將為彼狂奔，而羞於未果，仍苦此狂奔，自知不足為真豪傑，而

卒在於狂矣

一日與二三子共討論書，洪範至初，一曰五行，次二曰敬，用五事等語，偶為鄰婆所仰聽，便突入中，之曰：今日之目何善？予等駭然不知，口有所措，因叩之審。此相視一笑，已後閱國史，凡生保將拔還，拙山城，思得同志者，而偶聞鄰宮有人問答，曰：重畫中黑孰羨？曰：中黑哉！三鱗廢一畫，與則代之者非一畫，而何保聽得心竊喜，為予讀至此，獨自失笑，意使鄰婆聞之，亦以為何如。

頃者入市，見肆頭掛數箇招牌，題曰：松竹梅曰花鳥。風月曰何，曰何，中有智仁勇三字，問之，亦千人會標識耳。予慨然嘆曰：三德之義大矣也哉！蓋逆億今日所刺目何，而屢中者智也，典衣賣劍，不第明日生計如何者，勇也，不中自悔，不怨天者，仁也。然未知予說穩當不穩當。

### 金龍山淺草寺

都下香火之地，以淺草寺為第一，為有摩訶擊人之賽詣，未嘗絕于一刻間也。雷神門面正南，丹碧交輝，毫楹頗壯，東西十二子院，駢住而雜商並肆于其廡下，有賣珠數者，有賣鼉鼓者，估假面，售錦畫，西肆盡

有院曰傳法院山主住所其北祠者稻荷神也東對院一店賣養直以金龍山為名次此茶舖數十櫛比櫛折有二露佛隣佛石像曰又米平內最後有一小丘安天女廟二王門宏麗與雷神門隔數十步屹立相對門內少東有繪馬額堂有淨手水所輪堂層塔雁行並建為西有神厩後則山王祠也祠前開小街其間又皆有肆賣楊枝齒蒸堂廣數楹高數丈奉安置一吋尊像為玉龜寶帷金碧映射莊嚴之美固無論矣左則鐘樓隨身門右則淡寫神義祠三社十社而殿念佛堂湮繁堂其他堂殿無慮數十位置抱

其背而接堂連殿娘誰開茶竈娘何起弓場並妖粧盛飾銜媚招客觀音分身亦復安置之於數所演戲說經吐火吞馬諸凡伎者萃為淵藪為此所總名謂奧山傳云大永二年九月北條氏臣富永三郎左衛門奉使于古河府過淺草寺會見青錢湧出於天女池中此事甚奇然猶不如今奧山中每日呀湧金錢茶竈弓場見之於此見之於彼也

有機絨然耶有幻術為耶陀螺則從意而運為松井源水者媒此伎以賣藥初則以便面以烟管反覆投養一拈手中即活即死側裁竹竿長可丈竿頭肩織

織連周以紅帛中桂絲垂下乃運一大陀螺令其自  
走上為上窮入織於是遣一小陀螺促迎之而大  
並相逐下真如有口告有耳聽有手接有足走然則  
人之有耳目而無知陀螺之不知也則儒之有知而  
無其行陀螺之不知云猶未矣悲夫

庶服蕭散頭冒一幅布巾手操一把竹籃此外身邊  
所有一捧一扇耳其鼓口以糊口與吾輩貧儒亦  
甚異者誰滑稽師演藏是也然至其可說亦以與我  
仁義大異也人樂聽而不睡葛藟者往為車馬者  
為炙輟天口奇談鋒出和以天倪三百六十日所說

三百六十化日出月新令聽者念且笑其言洗洋自  
恣仍謂終日言而不言者非筆墨可狀也噫使斯人  
生于古其脫巾解褐駕四馬佩六印令庸人愚婦驚  
而嘆乎何有為非如吾曹促局于文字間以老此干  
草莽也聞先是有志道軒者常手一莖木陽物弄之  
掉舌其流相繼至今先生云

鼓角喧闐一伎人出初操二箇木枕投兼運轉弄之  
於空既而累之積至數十其高數尺白跪舉扇鼓聲  
即止乃一々說白其所為名目說了復鼓便據物從  
傍直上其絕巔蹠足鵠立為累卵方危觀者兀養然



其人暇整旋割一脚示有餘地遂伏躬以手代踵而脚倒豎鼓急矣似風絮一般飛下又植一梯子攀之級極俯其頂四支皆放遂双脚鉤級倒身墜挂人咸為目暈其伎不啻數件時出新奇且舉其目一二曰達摩禪牀曰中野一杉曰獅子入洞曰東山大字是也最後渡一條軟索上去地數尺長丈許宣白者指鼓者依前助其氣勢一人履為紅巾抹額右手揮紅地扇左手執蛇眼傘徐々送步索撓趾膠人見其險莫不惴々恐其傾墜索盡復轉身反踏遂至其中分震始收步而向正面則落世謂之輕業業亦多術全

一無適習之夕精熟至此人而熊經人而燕輕由是觀之習精誠至謂聖域不學到為者我不信矣

雷門側有一叟賣紙備備人體猿面蒙笠坐之于竹片上竹裏面絲其半又以細片竹自前端銜其絲反此膠于後端以置蒲席上乃說白一問伍中左次平翁巡四國為獲狙說了拍手備履笠飛鳴呼竹片離膠之機得心應手輪扁所謂口不能言有數存焉於其間者欵今則見其物而不見其人蓋不能繼也雷門外之雷慘其名震四方與金龍山養頤頑者有年所為香味淡泊古人口氣可想可慕非如輓近有

名雷門內船橋亭菓子極其味也門之內外風味殊異可以照古今田舍人始賽焉以食資取證於鄉里世或知養為金龍而不知寺為金龍按酒肉固不許入山門僧家唯得食資由此言之謂寺曰養謂食曰寺猶似矣

楊花

壇上低簾金縷晃々繡出良其連中等數字簾內有聲唱其所按曲名為何折響簾捲大夫粧飾端整紅錦蒲團鼻銀鏤欵案麗羨奪目三線調定徐徐按起女而男候婦而女粧引官刻羽縹緲遲迴行雲不

曰神將逝之間使人不覺絕倒恍惚至沒欵欵飲泣戲貴音者有喜節者而觀者較多於聽者何也曰妙有釋史家某言曰二人聽曲而歸某問度曲巧拙甲流那辨矣特守其面而已因向乙叩其羨醜曰吾眼一注其腰帶間如聲與色吾不大之也相視大笑是謂之觀傳所謂視而不見聽而不聞者真是此等之人不耕而食不織而衣德澤所致得不仰而思焉乎然都俗常態不唯習不思焉猶且欲食梁肉曳錦綺也為不可為之事不耻可耻之業寧為花子樣恬然

居之不疑悲哉近來揚花盛行于世侈靡不節事  
踰度而人羨其梁肉錦綺也都俗漸為風今之人中  
夜生子遽取火而燭之唯恐其不為女子也如其  
子售伎為業其母欣然負物為之從役氣色孔揚頗  
有矜色女亦所習視母猶婢嗚呼人倫幾何不廢  
日此風殊煽氣炎人勢而聞今春令出禁之於是  
乎益見德澤所浸然愚人或以其一旦失生計為  
言愚亦甚矣但或恐死灰復燃此輩面目畢竟可  
矣

津瑠理物語十二卷永祿中織田氏侍女小通所著

而檢校岩舟氏製其曲節調之於琵琶嗣瀧野角澤  
氏等更以三絃律之後至南無右衛門者其伎大行  
于世慶長中以伎被徵因拜大夫爾後薩土佐山  
本宇治伊藤出羽都氏等並起並廢今則竹本氏之  
一流獨益行而豐竹氏亦危絕云

兩國烟火

烟火例以五月二十八夜為始放之期至七月下旬  
而止為際晚烟火船撐出南距兩國橋者可數百步  
而橫中流天黑舉事霹靂未響電光掣空一塊火丸  
碎為萬星銀龍影欲滅金鳥翼已翻丹魚入每火氣

走波或棚上漸々燒出紫藤花或架頭一齊燃上紅  
越燈寶塔綺樓千化萬現真天下奇觀也兩岸茶棚  
紅燈萬點欄內觀者累膝疊踵橋上道人羣  
梁柱撓動者將傾陷前船後船隊々相銜畫舫填密  
川而迷水夜將深矣烟火船輪燈人始知事畢時水  
風洒然爽涼洗骨於是乎百千烟火觀船並變為納  
涼船競奢耀豪揚絃歌于盃盤狼藉中嘔吐連曉而  
歌  
一船具大小二鼓鑼笛等物暗々繞遊船際候其妙  
曲雅調爾我嘆賞之間突然一簇為祭禮曲諫以攬

之此則真殺風景好事亦甚又有小船遡洄往返賣  
酒呼棗啐雜中令人挾江村夜泊間之思風味可愛  
予嘗適兩國橋會烟火燭空人羣如潮相推甚急而  
如為人所毆者數回氣憤然不得顧少緩矣復毆始  
知惡少年戲拋西瓜皮誑人雜遘可想  
奧山至此數件光景此予二十年前所觀爾物星換  
移新奇月生妙伎歲出然予自為讀書生未衣食乎  
奔走一日不縱遊焉且跋涉糊口居都下日亦少未  
知今日同前日否兩國亦諸伎名人之淵藪近日三  
童子脚伎之妙評高偶有田舍客請拉予往試一觀

輒往為三童子曰馬吉曰龜吉曰松之助開場于橋  
東此則予今日之所目擊  
鼓角打節說白宣狀並如常例臺上一坐高牀鋪紅  
氈安囊枕小童出拜幹人抱上令之橫臥為双脚朝  
天從傍以一桶置其踵上兼得停當則旋運之運得  
鈞運水過遂蹴弄之投兼縱橫魚驚雀躍應節合曲  
未知宜僚弄丸手能如是否又以小桶加掙便蹴上  
之則小桶飛在幹人之手而大桶下落如故旋踵遂  
更提最小童置之如桶旋運兼投亦猶桶然桶耶迷  
耶渾身軟如綿四支一塊有肉無骨觀者為暈既而

小桶疊加十數高可一丈累卵積棊撓搖欲倒而童  
凝立於其巔絕叫一声卵崩棊倒童則雲雀下墜復  
住脚上其他脚上居甕盤等物使一人攀之出入可  
其中可謂古今獨脚天下妙伎諺云阿娘股間懸十  
金或言近世賣股為產者不為不多然天又新出此  
一股脚令賣此過活不知此脚亦能懸千金否古人  
有引一脚畫天象者不知此脚亦能動天象否

賣卜先生

人庶而事繁事繁而惑滋筮肆之數不得不從滋也  
大槩案上展一卷人相圖本芸々說起曰日角如斯

而惡曰人中如斯而善是凶是吉懸河泻水行人止  
而環焉每有乞者輒合目戴策例曰假爾泰筮有常  
或雜唱以土保加羨依身多女或併稱以念佛題目  
二分四揲遇觀之否更秉天眼鏡照手理察面部目  
注其容自衣服心判其都人與儉父遂又例曰君過  
年運祿未盈今歲比至某月福自此多一言一面其  
所占多取之於乞者之色猶與庸醫鉤取證於病人  
之口略似矣或大息曰君身如觀大厄其吉凶禍福  
有所宜細告二十四銅不滿其數也三尺之喙五十  
之筮遂卒使其倒囊又有卜而巫者與設神位莊嚴



煥發使人敬而近之此都繁昌亦可以卜焉  
或謗今卜人批盡妄說唯錢是占徒誑人爾予曰何  
獨卜人士流賂取重爵媚食豐祿不誑君乎儒人口  
說聖經行類高貴不誑世乎滔々天下皆是也且龜  
筮者聖人所重古通之於御士之數縣洩天機豈二  
十四錢所易言乎人之美誑亦不占而已  
偶讀嚴君平傳至其裁曰閱數人得百錢足自養則  
閉肆不簾予乃謂當日占料亦與我今二十四錢蓋  
不甚也然彼得之足以活過一日而此則纔一頓  
饑饉錢耳繁華之地勢不得不然

書畫會

當今文運之昌，文人墨客會盟結社，而人苟風流胸中，有墨才德並具者，一與盟，衆推拜先生，聲流四海，溝澮皆盈，油然之雲，沛然之雨，靡人不欽慕矣。予雖不得與，盥亦嘗列末筵者數回，如其盛事，略觀而盡焉。其地多，以柳橋街萬八河半二樓先會，數月十日，掛一大牌，書曰：不拘晴雨，以某月某日會，請四方君子顧臨。且大書揭先生姓名，於是乎莫人弗知。有先生于世，蓋與漢朝及第放榜之事略同。榮可知矣。觀者衆，爲摩肩，累踵，指點曰：某畫人也，某詩人也，某儒

流某書家，彼插花師始宜名也。此清本氏女初上場也，佇立仰牌，又如法場讀罪人，如木一樣，未會之間，先生鷄起，孜孜奔走之務，高門縣簿莫不敢往，亦不省內熱之恐。當日先生儀裝曲拳，儼然坐上，頭坐後施，闌居案，計人二位，簪筆守簿，乃賓主相揖，恰如賀客拜年於典舖頭，有掌劍者，有管飯者，酒監茶令並午，在職客漸麈至，主人左接，右應，其拜壽金推讓不暇，豈違酬客互為主舉，蓋相屬聘名妓數名，充儂佐酒，調弄紛譁，無絲竹管絃之娛，一笑一盃亦足以發醉狂，紅拂認李公於稠人中，周顛取問答於醉舌

上紅氍毹，敷席畫地，設場諸先代，登焉只見紙上龍走，  
筆下鳳翥，腕中有神，指頭有鬼，一抹之墨，萬金難購，  
寸素之冊，千載可傳，觀者傾堵，人之爭乞，坐中指可  
掬矣，淨粧冶服，艷發射人者，所謂近來流行，女先生  
是也，纖手拈筆，唇墨成態，人麗毫靈，衆賓圍繞，蟻附  
蠅着，隨謝隨乞，嚴師在傍，熟視亦不得令其守，無別  
之教，不手親受，授酒流，殺崩喧，嘗雪裏塵埃，雲蒸十  
筵坐間，寸無虛白，然主人之心，猶望一銖之滴，財盛  
會之海，雜道漸收，樓頭可燭，韓人徇曰：「才不及夜，醉  
容不得已而起。」

翔鴻先生有詩讚曰：神著卜，齋否之，晉楊柳榆頭車  
馬紛樓上，供張亦全盛，風流一日別，占春在賓藹々  
昇將沸，蜩集蠅屯，又蝗群，豈忍風侵與，兩傲吹，癩紙  
痔，幾十辛擲，未珠玉各，差等擲出，杯盤同一般，飲金  
友，擢飲金友，掌酒人，掄思酒人，紅氍毹席，分碁局，絳  
陳丹青，皆卓犖，會論花翻，癡憎之，雲狂煙滴，醉張旭  
有人大賤請，衆臺輻，羨名家，歸一轂，燕竹米，山豈容  
易鍾，楷懷草，固難贖，夜光明，月空拳，求齏飯，何遑問  
麥菽，其他喫茶，又瓶花，花說中，即茶盧，陸俄兮，側弁  
傲舞，中百技，喧囂借，寵鬻燈燭，點未開，熱醒耶，郭怡



是黃梁熟君不見墻間酒內祭祀餘昏夜乞哀詣又  
諛未知妻妾相向泣施乞外未驕且娛昏夜乞哀猶  
可忍白日乞哀若為覷耻之於人尤忒忒矣利奪名走  
為君隨

友人李蹊戲嘲之曰乞食境界募緣簿方便相傳繼  
法燈利鉢名衣別有道人間呼作在家僧  
扇面亭某父子風流相羨並開會儀達其格式以故  
謀集會者皆先就質蘭亭西園每月集會與有力為  
所著江戶諸名家人名錄二卷行于田舍

火場

江都厄于火明曆以遷其大者不為不多小者則  
每歲冬春之交殆無虛日或一日再三災此為都下  
一大患事也乃夫人論所以厄之理擬可防禦之方  
云々費喙不置予則謂是亦全盛世間繁華地方之  
事而已人戶稠密四里間之竈烟無慮數百萬油菓  
燭燒一日薪炭所用童泰山髡鄧林要火就燥之數  
奈何免之於此為但思都俗奢侈所致亦或有而加  
之以人氣輕脫京氏所謂下不第盛火數起弟敬戒  
為第一義須切盡心為耳至防禦之術雖至要乎猶  
未矣何謂奢侈曰如車馬衣服門廡堂墻則國有

常制豪族富商固不得僭為獨於飲食也有司誠之  
安得家至戶察而呵禁也乃素封人家用侯之酒肉  
林之而地之而擊鐘陳鼎三牢八珍莫不供具焉於  
是乎屠沽割烹家又從賣侯之酒肉且煎且烹沸湯  
活火之氣炎上蘊結豈得不燥而火乎因憶士文伯  
論鄭人鑄鼎曰火如象之不火何為予亦恐飲食之  
侈或象為然繁華地方之所自然無此奢侈又何以  
見此繁華自非此繁華又何以見此火火乎火乎不  
尤繁昌中之物乎哉  
一把火起西鼓東鐘一齊撞擊報火呼方喊聲震天

早見吏人走於火所屨及於門馬及於衢肩記旗者  
手竿燈者荷梯子者擔龍骨車者呼號狂奔火馳星  
飛者作一拈急拈散燈之觀融風蓬々捲砂飛石火  
趁風威風助火勢一霎時紅焰漲天黑烟迷地避火  
者狼狽遺寶器提燈擎抱飯籠棄什具夫妻赤體禪  
亦着不及慈母背上倒負幼兒呼兄喚弟覓子尋爺  
人相蹂踐物相搶壞偷兒託救掠物貴人守威啓行  
哀號之声沸騰載路騎士各鬪豪華戴金挂錦馬肥  
人雄馳騁曲打舞鞭指麾卒伍皆章服奮發並手揮  
鈎撲火人喘喉吐火馬困吻噴烟赤脚踏火潑水者

所殺也追烟躍馬馳騫往來者某官點火道也陣笠  
飄金繡袍耀火奔逸絕壁猛威生風靡人不碎易者  
某官報事也風吼声火爆声呼々求救声許々徹屋  
声必々剝々刮々刺々霹靂震山壑裂衣猶見烟突  
火雄入乎烈火中者真是一面小戰場且夫坊役把  
火聚極焦頭爛脚顛墜甦復上焉如其杖纏記跳越  
脚絕起屋即灰此常日重諾輕死輩臨場如何顧命  
但其責勇貪功故弄餘爐誤延火勢或至不可收拾  
且使氣執爭忌火鬪火古所謂入火不熱者此輩有  
為赤壁之戰阿房之火可擬可想一瞬間高觀大樹

乍付為有佳麗紅軟變為無何有之鄉孰不慨焉然  
人之無情觀望指熨以取樂為一人曰今夜所燒滅  
人戶財物不知值幾万金天知以此付我吾一生安  
穩適活又一人曰如我身分取之一分可矣我此而  
足我彼而贍夫人挾口喋々最後一人曰今晚所費  
烟價亦夥矣如予取足於此耳各笑于時火光漸暗  
金鳴報退

賽日

古俚曲詞云月之八日茅場町大師賽請不動様是  
可以證都俗好賽為風之古且近來稱街道場者紛

然開店與賣卜先生結伍為鄰賽最盛於夏晚各場  
門前街賈人爭張露肆賣器物者皆鋪蒲席並燒薩  
摩爛燭賈食物者必安牀閣咸吊魚油燈人陳菓與  
蘇燒團粉與明燻軋々為魚鮓沸々煎油餠或列百  
物價皆十九錢隨人擇取或拈關合印賭一貨賣之  
於數人賈茶娘必羨艷鬻水声自清凉街西此者照  
紅箋燈沽錫者張大油傘燈數十頭一串大通豆  
一囊四錢以硝子曇盛金魚以黑紗囊貯用登近年  
麥湯之行茶店大抵供湯綠麥湯出葛湯自葛湯出  
卯湯並和以砂礮其他殊雪紫蘇色々異味其際索

駝師羅列盆卉種類皆陳之于架上開花閑草鬪奇  
競異枝為屈蟠者為氣條者葉有間色者有間道者  
錢蒲細葉者栽之以石石長生作穿眼者以索垂之  
若作托葉衣花若樹蘆幹扶枝霸王樹擁虞羨个草  
鳳尾蕉雜麒麟角漢名百兩金万年青珊瑚翠蘭種  
々殊趣大夫之松君子之竹雜木駢植蕭森成林林  
下一面野花點綴杜榮招客如求自鬻女郎花漢名媚  
伴老少年露滴淚斷腸花風飄芳燕尾香鷄冠草皆  
拱立鳳仙花自不凡領幽光牽牛花粧開色洛陽花  
卷冊偏其黃芥葉兮梗草蔭紫色欲奪他家紅米囊

花碎散落委泥，夜落金錢，往往可拾。新羅菊，揜扶桑。  
 花邊見佛頭，菊於曼陀羅花。天竺花間，向此紅碧錦。  
 綺叢間，挾以夷商。官商嫩如微羽，繹如狗繩。黃唱紡  
 線，娘和金鐘兒，聲應金琵琶。可惡聒兒奪之，倫兩  
 檐籠內，幾種虫声，唧唧送韻。武野當年，荒涼色，繡出  
 見之于鬧燕市中之今日，真奇觀矣。滿街商客，所燒  
 燈光，冲激漲空。賽羣捲潮，數所大綠，前展蹤，迨後履  
 滑，適踐之，熱去，掃除為清。有賽花者，有賽草者，賽于  
 錫于餅于團粉于果蔬，携妓者，不賽乎妓也。拉處女  
 者，不賽乎處女也。彼買泥醉於賽，此引治遊於賽。賽

與不賽合為此一大賽

追賽文賣假聲者，近歲殊多。詞章例，八文錢。若詞  
 長，声巧，則從益其價。先自其所，假優人名，款罷，說出  
 詞曰：呀呀源藏，暫時請暇，逃走為裝。已遣數百人把  
 守後路，去蠶兒亦莫容通之地。且託於死生異相，如  
 獻贖者，夫不喫其騙策，弄陳手段，勿惹嚙脣之悔。言  
 々逼真聽者，環立一口，叫妙謔云：愛人及其屋上，烏  
 人爭擲錢，各買其所愛，假喉或嘲之，云我食吾飯，却  
 苦作他人音，非人所為也。予因思世間何此而已，今  
 儒人亦止為聖人，假声豈不亦非人所為乎。

女判師梳粧素淡，綱單衣，抱中箱，急遽飛展東西，莫不奔走予尚幼矣。自今廿年前之世，雖有此女業寡，而其賃甚貴，賤不下五十錢。今則漸滋，達於陋巷窮閭，莫不有為賃，亦從賤，大抵三十二錢最賤，十六文嗟乎，雖生而貴，執巾櫛從人者，女流本事乃今匹夫之妻或不復知自理頭髮，豈可不謂太平膏澤及婦人頂門上乎？傳云公握髮起，周世之昌，周公之貴，蓋猶似自沐櫛其髮，何其陋乎？如使公生于我今盛世，繁華中一沐三起亦不敢矣。

富澤坊舊着市附打原

市居多，而其為最者，日本橋魚市是也。菜市在々有之多，連二坊，其最也。神明臺市奇，而十軒店，雖寓人市，麗也。蘭盆草市，所在為市。淺草之市為歲晚市中最大市。花市例期各所，賽日，骨董市必主茶人家，權家門前人為市者，予謂之曰士市。市繁八百八街，其他雜市何限。富坊亦一大繁昌市哉。舊衣肆店，經緯櫛比，夾路連席古衣舊帶，每朝新陳倚々，丘積鱗々，雲瀉粉米，黼黻青紅相雜，天落教電風，揮紅葉，恰推倒石氏紅錦步障，末三升格子，比翼葭，不知何阿妹。

遺愛物梅辛茶色鴛鴦被場帝製鴛鴦被舊係未亡人某寢衣

揚花錦綺褥宮人花樣裳夏姬初服花帶餘香范叔

敝衣霜葉欲摧帽幅差大或應鑣倉府公遺服開頭朝短身大頭

外套殊長必是鹽冶判官舊着樂師寺氏判判官曰一點抹墨學世風長半掛

子張之紳教痕沈土伍長之袴袷禪脫紅加以湘妃

淚痕黑衣已玄更存先人手澤松魚上時袷衣捲潮

千人會日夜帶如塵雖人惟求舊器非求舊靴人販

夫至吾落魄儒輩都下百万賤人匹夫如何得新裁

干時何暇省服之不稱衣無常衣服之無致亦足以

見繁昌限以八月典鋪幽倉中物一旦解縛復見天

日流移轉變与人生流離亦甚不異烏如繼綫舟送

於蝦夷之遠昨夜招魂之衣今日為合邑之服去年

尸祝肩服今歲為儒者贖製遇伯樂之顧馬商好着未必

增三倍之價木綿敝袍匠石不脫何苦難賣赤鬼未

買虎皮犢鼻韋馱天往價革半掛俠客有言云夷馱天披革半掛騎鬼影馬未胸裏亦不少怪

古衣未必古新裁之物亦有彦道一旦得錢赤體而

往襲衣而歸自頭顱至踵後一新到骨冬日火事半

掛裂火紅翻夏月蚊紗帳隔流水綠漪振垂春風撲

撲秋蟻荷日舊而又日陳舊

舊之更舊敝之極敝者皆輪之干柳原舊衣市中柳

原最居下等乃物皆下等然價却上等豫賈不啻三  
倍不依不知則折價之語君子見欺小人被罔大抵  
以糊代絲健之澤之外在內柔殆駕穿窬之盜洗滌  
神綴黠化巧製不止舊為新以新為舊映日仰之窈  
冥中記紋自頭操尺計之整裁間或短右袂人過賈  
之豫以數等去則呼不顧則追一反一成數反值始  
定而拍手乃故意為可惜之狀曰廉矣吁見為儉父  
捉袂不肯放舞口勸之執爭強之切賣娼要遊客羅  
半門鬼与渡邊網闌一般風光喧雜可想夜則各商  
收肆歸家長堤寂莫只見竹不見人抑陰盡處有物

呼人若泣若訴此声与晝間喧闐甚異謂之夜娼是  
亦舊妓極舊者銜之於此可謂有因緣矣  
論語曰褻裘長短右袂解者言所以便事按雖取便  
乎故短一偏甚不近於人情子不云乎非法服不服  
雖褻決不為此左袂樣之服夫子一生貪窶思亦服  
着柳原舊衣未

山鯨

凡肉宜葱一客一鍋連火盆供具為大戶以酒小戶  
以飯火活肉沸漸入佳境正是樊噲貪肉死亦不辭  
花和尚醉爭論大起鍋值約有三等小者五十錢中



而百錢大則二百近歲肉價漸高略與鱧鱠頤頤然其味其脆且功驗之速人孰論值其獸則猪鹿狐兔水狗毛狗子路九尾羊等物倚疊有焉鹿鹿攸縛鹿鹿蹄不狩不獵瞻有懸特如狼刺以庖刀蓋所以為惡獸一丁鼓刀屠之手之所觸足之所履若然駭然因便施巧無不閑解行人止而觀為聞天武帝四年令天下始禁獸食自非餌病不許輒噉世因謂曰藥食前日江都中稱藥食舖者纔一兩麴街某店是而已計二十年來此藥之行此店今至不可復算數招牌例畫落楓紅葉題以山鯨二字雖係藥食

猶避國禁作意所為蓋隱語耳都人字曰魑魅亦不顯言之故已非謂妖怪也前日麴街所鬻之肉包苴必用敗傘紙今皆箠為則都下一歲幾萬敗傘不復給於用也

都人謗曰箱根嶺東魑魅無居蓋言江都繁華光景孰思數百年極繁華之今而都人以此為餌車輪舟寫一歲多一歲一年貴一年亦為太平世繁華中物豈不奇乎或云我而言之是而已顧其見獲自彼言之何以為太平之物曰不然有殺身成仁苟死有益何着遺憾一醫醫十疾十蹄救百病功德無量想彼

三生為今太平中之貴人。口飽梁肉，身襲羅綺，獨知有遊宴之樂，不知有螢雪之苦。女色唯好，子孫繁滋。決不如吾輩貧儒，飢身讀書，生死並無用于世。吾輩之死，或投之豺虎，彼必謂此一生喫着菜根之肉食，之無味，必三嗅而起。予嘗歎曰：尚來世為獸肉，而徧施功德乎？天下若仍得為人，必為醫者、壽、斯民也。後復謂不如獸肉而已矣。當世醫風類靡，衣之羨潔，門之高大，唯以此為第一義。衆着四名，有藥巡候，病門是為勢，兼意察色，紙痔，掌潮，百詣千倭，只恐失家娘之心，不省陰陽五行，為何事，不知金

匱傷寒為何物，煎藥只欲非丸藥，只欲馨吁，喫此輩如屁百貼之藥，不如食一鍋鹿肉。然則不如獸肉而已矣。是此藥所以行。

世人或云：獸肉不潔，食之穢矣。雖病不食，曰：汗身瀆，神然安知不自已平生所為，亦為汗身穢。祖之為人而食言，不祥莫大焉。汗亦甚矣。士大夫進取間，或啗以貨，若誤食之，贖身汗君，莫不祥大焉。食河豚，死干毒名，亦從汗聞。近日食千人會，錢者殊多。此等之汗，世間固不為不多，何獨獸肉。

景善 著善原出呂宋國明方曆中始入漢土  
元祿成實琉球王傳之干我

三十三  
蕃薯行于都下今已久矣然煨食之行亦与藥食同  
一時也閩西称琉球薯閩東呼薩戶薯江戸婦人皆  
曰阿薩然今各店招牌書曰八里半按粟字國語訓  
九里乃以其味与粟相似然較少下故名之耳今乃  
八百八街各間番所皆煨此賣之必揭招牌書此三  
字妄意如今唐人朝于江府必言都下里數急胡  
如是予七八歲聽一老人說曰前日種少值貴且或  
言有毒以故世多不食者時變所然今則滿布海內  
食之不論貴賤值亦甚賤薯戶冬間所鬻少者不下  
三十金多至百金云乃今試酌其中一戶五十金

為額以八百街中一街一店之數而計之猶一歲之  
分積為五千金細算之必不下萬金嗟夫茲土繁盛  
可知可想

蕃戶每日卯晨煨至亥夜竈烟濃々焦香紛々柱梁  
黑々戶牖熱々穩婆往巷老翁往厨婢往僕奴往小姐  
遣婢必低声言亦買却阿薩米主人命奴曰与其品  
小而數有餘也不若品大而數無餘也行脚僧侶點  
心傾鉢無告乞盲朝飢倒囊數銀一篋少年輩誑殺  
擔去是係某家茶番佳時應節時明會集  
為戲呼曰茶番四錢之薯能止穉兒  
之啼乃至十錢亦足以醫書生一朝之飢嗚呼噫嘻

恨不以晚出之故救及陳蔡之飢予欠米錢每食之  
續命而頃讀閩州府志蕃薯條歌曰令珠而如沙人  
以之彈鵲令金而如泥人以之塗艦令朱薯而如玉  
山之禾瑤池之桃人以之為不死之大藥居士不  
覺一嘆因思冬月与煨薯同料充寒素人家之食者  
曰大福餅一餅四錢形大值低以饗為主也鬻者必  
呼暖乃人嗜烟莫弗拭何郎之汗梁氏亦不得不因  
人熱矣然而近時餅家之製極精極細狀漸小值漸  
貴宜哉大福漸不上寒素牙且饅頭羊羹諸凡菓子  
今亦盡然則薯乎薯乎雖不如玉禾瑤桃猶是貧人

不死之大藥嗟乎普天下貧書生須誓首再拜而食

日本橋魚市

日本橋當江戶中央一都太極兩岸剖分四方道程  
由是算出八方人戶由是連建六十四州人民之聚  
始入此都始過此橋左顧右盼眼駭氣奪何以眼駭  
西則金城突兀巖樓聳空何以氣奪東則酒庫數  
萬碧瓦映々白壁連接正是万里長城魚船相啣集  
泊橋下苦蓬鱗次脚下又見一面劇街橋上雜闕公  
侯長槍耒往如林况諸凡履舄屨屐夜間巳寅之交  
是然或少絕云

遠豆相房而總之船魚體如織川挾舟影張歎相呼  
 舟腹相摩其不捨壞者繞以一髮間土俗嗜鮮食常  
 言三日不肉食骨皆離每日幾万水族葬之於荏戶  
 人腹中橋之前後且々為市之所曰新場曰小田原  
 坊嘔吐沸曉腫氣噎人春天板魚响滿葉丘秋風鱸  
 魚濊刺傾江夜漕鉛銼魚與子規爭飛晚市竹葉魚  
 與紫茄競時潛送鱈魚雪輪河豚琵琶魚腹寒比目  
 魚眼冷火魚魴鱒交錯翻尾火燎于原黑鰻海鰻枕  
 藉橫鬣舟推于陸望潮魚頭多於施餓鬼場之僧千  
 人捏脚多於無籍乞兒之蟲牛尾魚多於牛坊牛角

馬鮫魚多於四谷馬矢石首魚首多於西河原之石  
 鍋蓋魚皆大於地獄之釜蓋沙喫之沙可以塗山鯨  
 各舖之壁鳥賊之墨可以書闔街煨薯招牌鱒鱒黃  
 爵青魚等物如塵如土如蜆蛤魁蛤斗筭固不足計  
 想龍王必言奈何取之盡錙銖用之如泥沙石決明  
 礫硠良嶽崩巖拳螺相搏江瑤柱相支東海未人陳  
 阿房妃嬪西施舌傾吳國帶甲鮫魚則虎頭鯊鋸鯊  
 釵魚雙髻魚鰓則龍鰓青鰓泥鰓草鰓五色斑節蝦  
 芋魚王鮓大口魚等大小品類鹽腊脯醃遐域之  
 物長風破濤萬里爰湊本邦自古棘鬣魚為第一品

高筵壽席必用焉。人吏贈賄必用焉。魚商潛之以備  
緩急。雖有烏頰方頭。彙種不以此代。彼此地。犬皆以  
常食生肉。故骨立毛落。醜不可言。都人因謂羸瘦華  
髮者曰小田原坊犬。予亦嘗謂人徒體肥腹大。一字  
無知者。琵琶魚是而已。虛誕浮誇。一事無實者。大口  
魚是而已。筆拙唱家。含墨糊口者。烏賊是而已。佩劍  
稱士外武。食祿者。白刀魚是而已。鬚頭緇服。僧而無  
法者。章魚是也。學不能行。儒而輕薄。醜不可言者。小  
田坊犬是也。然自非犬儒。亦不得常食鮮肉。人儒則  
骨皆離。可憐也哉。

上野

古名忍岡。治平以後。藤堂侯。却高。地形似其本國伊賀。上野故因呼上野。寬永二年為今壘城。

山曰忍岡。水曰忍池。山雖不甚高。水雖不甚廣。江都  
中山水相射者。除此少有可可愛哉。山多櫻樹。水出  
芙蓉。赤城紅霧。錦城錦繡。都人之遊。春秋尤為盛矣。  
予好勝之僻。嘗賃居湖濱。課業之暇。兀坐煮茶。玩風  
光。干接欄外。春之明媚。秋之慘愴。飯雲抹霞。早晚之  
變。莫不領畧。當時詠櫻雲曰。不是晴雲。不雨雲。雲容  
猶仍。雲不分。粉松栎杉。而又東雲乎。雲也。雲氣始  
則淡紅。終濃白。子細看來。凝成紋。輕風一日吹不散。  
微雨三更潤得芬。想見揚妃卯時醉。新浴洗醒紅尚

薰友人長山一絕曰一面春山花四圍雲容雪色影  
 稀微雪雲休擬詩人眼雪是易消雲易飛予詠蓮云  
 万頃秋如畫一時花繡成夢遊香積國思繞錦官城  
 疎雨不無趣微風尤有情靜中見動意翠蓋露珠傾  
 先輩金浦題壁云風漣欺急湍雲樹疊遙峯真實景  
 也十年前西面一帶綠湖築堤緣堤構亭酒爐茶竈  
 鬧熱沸騰今現為一新繁昌堤矣墨水櫻花皆千葉  
 上野則並一瓣千葉濃而一葉淡予戲評之曰墨水  
 之花似吉原媚上野之荅似深川妓一友僧批曰把  
 琉璃界花比脂粉媚婦非氣類也因更尋所比而偶

憶古俳歌人詠櫻花且女哉且男哉之句乃言曰風  
 姿瀟灑容光淡泊上野花似芳坊治郎僧笈曰蓮花  
 似六郎蓋或可也方荅時上觀音臺真為駕雲遊帝  
 鄉之想靈場一點層沾絕穢漢人繞借筵席賣香煎  
 湯已謂音前曰僧真人皆提行廚携瓢酒而適嗟乎存古人  
 儉素之風於今繁昌世界者此外少觀嘗覽古畫遊  
 人懸衣代帳盛按絲竹今不復見有此事嗚呼見駕  
 古人真率色乎奢靡世間之今日可不言奇乎然如  
 繁華雜道蓋非古之所及也秋入湖面幅員數里看  
 芙蓉不着水碧織葉上紅白相繡真美錦真彩雲遊

人星言夙駕蓬萊亭仙液知時取溫蓮壽亭蓮飯丙  
夜炊熟庖丁照燭調羹穀妓曉粧候聘但有禁不得  
泛采蓮舟令篙水濺妓衣予徒為豪客韻士憾之耳  
殘秋慘愴尤足暢幽情友人標齋常賦敗荷云紅衣  
翠蓋總凋衰於雨於風難自持慘愴愁容何所似班  
妃秋扇賦成時悽愴可想

奇妙頂禮開山大師好方便一月輪流三十六房為  
寶帷座所靈驗之新都人羣參殆無虛刻護摩之烟  
壓煨薯竈賽錢之兩撒儼鬼豆一日憶兆善男信女  
買魚膜拜白佛言成訴其衷腸一少女賽十二文錢

閉目合掌曰此一四錢願双親壯健百年長壽此一  
四錢願產業多贏日來涎着金簪玉擲連唐紵絲帶  
不日買得如此一四錢則伏願所愛倡某萬福少年  
探囊拋一塊錢曰去年所狎娼某愧某過實情義已  
見全無疎意慈親不知其如是兄弟不知其如是宗  
族不知朋友不知皆謂某被彼騙昨諫今爭蚊蟲紛  
紛煩耳衡心願為除此煩惱今乃相思所結玉顏  
妍々立見之於前與見之於軀千人千物莫見而不  
為玉顏莫遇而不為玉顏宗族亦玉顏也朋友亦玉  
顏也所仰尊像又亦彷彿玉顏其既若是奈何回思



奈何奪志願快使之生、為夫婦一士人在少年後  
泥首請曰僕年來望進職不厭風雨不避寒暑高門  
懸薄莫不走而候非如書畫會一時奔走之苦之比  
也賄彼媚此百方買援今則財盡力盡氣盡精盡然  
而職尚未少進祿尚未少加嗚呼萬一若此而死々々  
難死生難生懸于生死中間猶如見投繯人大師亦  
惟少憐一醫生前拜曰生自幼學醫無論素問靈樞  
徧涉羣書特讀傷寒論反覆有年一旦豁然得諸心  
而別開一隻眼世間此眼不多叔和攬入汰得了々一部傷寒  
今復見仲景真面目然舉世愚蒙以為門之不高術

亦不精衣之不美藥亦無驗吾有濟世之具世待我  
以導引針治之間殊恨人間無傳愚之藥且輓近蘭  
方醫者輩出舉夷狄之方加之人間病之上豈不人  
性異牛性乎以此治彼奈何不賊人命佛如有靈使  
此隻眼明之於天下而濟度世愚也則天上地獄亦  
應少間一商進拜曰某所期常期不可期之事自非  
借大師真助如何十成一近日買米數千包願米價  
一時踊貴前者計處置某物某事以斂其心已疏于  
官冀允命速下所畫墾田所構脫搖會是亦速就且  
所与千人會每月甲乙數楮盡飯干毋買數所千金

街地築數十外宅朝吸八百善之羹夕食惠義須庵  
之膳穿薩摩上布於夏披古船哆囉於冬百事如意  
万端無妨四支強健腎火益熾願死猶有命武人頭  
首言曰僕生好武馳馬試劍右武教全書左武門要  
鑑甲越二流兵學今窮其奧門徒三千中達訣者七  
十餘人日相與講築城市陳之事常恨不幸生于太  
平之世不得乘羽扇教天文駕四輪麾三軍八門遁  
甲施之於事遂卒死席上而已今老矣漸悟前言之  
非願天而太平四海無夏不見羽扇四輪之勞近日  
折節從儒生某受七書講義願二流與義全在其園

範中吾稱秘訣者其實如屁然立誓誣神年來傳此  
屁奴許多銀兩紙上空談傲然欺世今而思之神戰  
汗出自知罪重聞懺悔滅罪願佛救斯罪過子孫繁  
昌終彌勒之世浴太平之澤是望是望一壯男身大  
衣薄跪白近日運惡賭偶出奇叫奇遇偶或更奇偶  
間出所射不中今涉旬月百物典盡賣家鬻妻猶多  
所負伏願佛力一臂之助令好目十日連出若如此  
而已不殺越人于貨則經于溝瀆莫知之也一宿儒  
來再拜誓首捧一紙祭文辭曰某月某日某百拜謹  
以青銅十二文之奠祭于當山兩大師靈某生右文

四十一  
之世幼讀儒書經史百家固也小說雜史略覽無餘  
然以此糊口言行不得不齟齬追時俗奉考證思所  
謂書中魚耳大學中庸徒辨異同剽竊雜鈔暗合之  
說載滿大車誠意正心置諸度外中之為中不省何  
如幸叔虛名周旋米足以代耕勸今執牛耳於都下  
廩有腐粟庖積餘蔬猶愧屋漏欺己更廣財府更大  
門閭賣驕取威脚力未病故駕肩輿賣名致貨無益  
刊書終不改初老不死乖在得之戒巡走公門苦引  
衣裾每思之慚愧迫身居不安居孔子面前自知莫  
罪可紓冀大師垂慈周旋救予言未畢一僧從傍低

聲言曰貪道亦佛家罪人衆善不奉諸惡妄作不如  
法者極多便知大師面前亦莫罪可紓因欲乞救于  
孔庠然未知夫子亦能棄慈否請問為之如何先生  
顧應之曰吁聖庠嚴矣不輒許僧侶入子如之何哉  
且道不同不相為謀我躬不閱豈遑恤子相視大息  
而去

及小川口氏來就案上讀繁昌記哂曰篇中賽大師  
一醫生者豈得非寫我耶予曰何必然也僕固不與  
賣門賣衣賣媚賣藥者交則所識醫流並是隻眼先  
生豈為獨寫兄弟乎但因兄所著斷瘡設揮傷寒復古

等書言之。兄隻眼為殊大耳。因思兄不欲為當今居  
世之醫者甚快矣。然以此為之終身或無術之可  
施。世間少具眼病人如我隻眼何不知以此大  
隻眼鬻之觀物師必得萬金便安着兄之一生而  
僕亦沐餘澤也。相視大笑莫逆於心嗟乎此大都  
會內似者何限。篇中曰士曰商曰僧曰儒皆以情  
推而已豈必有其人而摸之乎以似責之居士將  
無辭。

篇中叔錄友人詩賦皆係吾所臆記者非其得意  
之作也何也如初告之恐其不許采錄故尔且吾無

辭藻固不能筆削一字則非如當今有名詩人某集  
中從錢之多少琢磨加光金玉者也。而或聞金玉暗  
帶銅臭予乃試借其集嗅之果信矣。及嗅至小傳中  
丈高意深處臭氣尤甚奇哉久之終閱水虎屁氣予  
乃掩鼻而嘆曰水虎亦水物也水原生金彼臭變之  
此臭固不為無理矣。抑富哉此都繁昌輯斯屁氣以  
鳴太平今猶續為梯子屁未知最後一屁何時放了  
近世物價漸貴浴湯錢十文今益二文屁價亦然矣  
未聞其所益一首加幾銀但閱今年衆屁中最放一  
大屁者捐十五金嗚呼使炮家者流閱之彼必言如

以此費放之於我猶可。能粉一大敵船。嗟。屍亦太平之物。而且放此等大屁輩。除此都外。惡見有教都下。繁昌可嗅而知者是也。

茂杏君題斯篇曰。咬骨未容蒙世塵。貪窶守節德親珍。窮腸不寫離騷恨。絲筆翻鳴盛代春。擲地應聽金石響。開厨恰看丹青新。凌雲賦就知音少。為惜無人起隱淪。賞譽過情居士。越慙不悅君。乃笑曰。亦所謂水虎屁耳。奈何。累德請奉累德之戒。曰。戒哉。子勿領此。收錢為書。昼會人。香豆賦僧一般樣子。

繁昌記初篇終

